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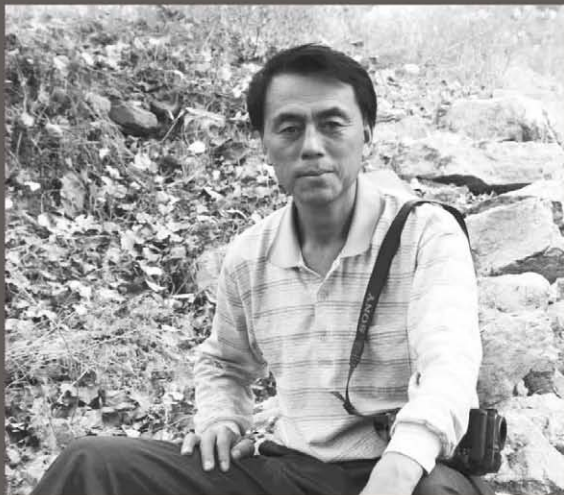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父老乡亲

王宝贵 著 wodefulaoxiangqin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

1955年出生于辽西的一个小山村——兴城南大山乡水关村关家屯。

1974年7月于南大育红中学毕业后回生产队务农，是年11月到公社当报道员。

1984年7月于锦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到辽宁教育杂志社做编辑工作。

2004年评为编审。编稿之余写些文字兼及摄影，表达对乡情、亲情、友情之眷念。

我的父老乡亲

王宝贵 著 wodefulaoxiangqin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•沈阳•

© 王宝贵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父老乡亲 / 王宝贵著. — 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14. 1
ISBN 978 - 7 - 5313 - 4567 - 1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摄影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7 ②J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9918 号

我的父老乡亲

特约编辑 李 森 董 丽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
责任校对 赵丹彤
装帧设计 晓 晓 晓 望
排版制作 高 峰
幅面尺寸 260mm×230mm
字 数 100 千字
印 张 14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567-1 定价:4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：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：0414-4871130

故乡是心的家园。故乡有太多东西值得回味,其中有亲情、有乡情、有童年记忆、有少年梦想,是在外者心中永久的家。古往今来无数文学家书写过乡情,一草一木都会使他们想起故乡。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王维少年时来到京城长安,因多才多艺,诗名高著,出入王公贵族门庭,深受上流社会欢迎,但故乡的梅花,重阳节的茱萸,还是他心中的牵挂。“谁家玉笛暗飞声,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。”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一首笛曲、一片月光,也往往引起李白的故乡情思。宝贵这些图文也在诉说故乡情思。不同的是他用镜头记录了故乡的人和景,在诉说乡情中给迅速消逝的农村生活留下了珍贵资料。

宝贵的图文中饱含着深情。他说:“我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。离开家乡几十年,内心依然是深深的故乡情结。不论什么季节,只要回老家,见到家乡的那片田野,那条小河,还有那座山,就无比亲切。不管田野是绿的还是黄的,不管是小河流水还是残雪覆沙,不管那座不高的山上槐花飘香还是白雪皑皑……只要双脚踏过就神情气爽。”在很多人记忆中,农村生活是艰苦的,而宝贵眼中没有愁苦,有的只是浓浓的乡情。这份深情缘于他质朴的永不忘本的心。

乡情最主要的是亲情。生活在农村的人是一个用亲情串连起来的群体。光从称谓中就可以看到全村子人都是“亲戚”。同辈称哥、姐,父辈称叔、伯、姑、舅、姨,祖辈称爷、奶、姥爷、姥姥、姑爷、姑奶、舅爷、舅奶。“乡亲”二字可能就缘于人们之间有这种亲戚关系。回乡最大乐趣就是与这些亲戚拉家常。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所说的“悦亲戚之情话”,大概就是指这种快乐。而生活在家乡的父母兄弟姐妹,是生命的牵挂,更是“常回家看看”的动力。

儿时玩伴的情谊也是乡情中的重要内容。那个时代没有学习压力,多半时间在游戏中度过。伙伴间有时也会生气打架,但不久又会重归于好。相见时的问询中又别有一番感慨。杜甫诗云:“昔别君未婚,儿女忽成行。”回到故乡才真切体味到人生易老,老辈中人多已远去,同辈中人开始凋零。

宝贵用图片记录了家乡人生活的一些侧面,使那些从来不被人写入书籍的对象被写入到书籍当中,既是对自己情感的记录,也使文学书写多了一层全新的内含。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十多年,农村发生了真正的“天翻地覆”的变化。沿袭了几千年的生产方式被现代化生产迅速取代,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。可不知什么原因,很少见到有人去记录这一变化。这些图片为迅速逝去的农村生活留下了一批实物图像,因此有着特殊的文献价值。

图片中有各种各样生产和生活工具。碾子、磨、鼓风机、纺车、织布机、碾子、砟子、绞棍……这些使用了几千年的生产工具已经不再有人使用,短短三十年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宝贵在追寻过去的生活时拍下了这些图片,为一个消逝的时代留下了最后的图景。

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固然可喜。现代化浪潮把人们从原始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,人们不会再为生活贫乏而愁苦,不会再因使用这些工具而劳累。但农村也在迅速走向衰落,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村一样没能幸免。如今种地已经变成了最简单的事情:只使用化肥不用农家肥,不再铲地而使用除草剂,种植转基因作物以求得高产,为提高产量使用包括瘦肉精在内的“料精”饲养家畜……土地成了国家给农民的一项微薄的社会福利,大多数人到城市里去打拼,农民没有条件和能力再像以前那样耕作。一切都在“省便”原则下进行,环境和健康被牺牲。原来农村生活没有垃圾,人不能吃的用来喂猪喂鸡喂狗,能烧的都用来烧火,其他都归到猪圈沤肥,最后回到了田地。如今垃圾随便丢弃,人畜粪便随便排放,若有一两个养鸡养猪大户在村里,夏天苍蝇多得会撞人脸……这些图片可以让后人知道,农村还有一个纯绿色生活的时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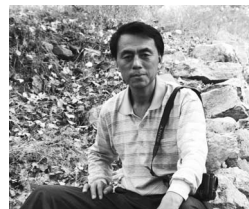
宝贵的图文中还记录了民俗。这是客观的记录,没有电视电影的美化,没有新闻宣传的过滤,有的只是农村生活的原生态。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,这些民俗正在消失,将这些民俗记录下来尤其可贵。

游戏是儿时生活的重要内容。那时农村孩子没有升学压力,没有电子游戏的吸引,没有各种体育器材和设施,书刊少得可怜,孩子们玩着千百年留下来的游戏。男孩子下五虎、打拳、打箭杆、打鸟、打瓦、骑驴、抄杏核、滑冰车、撞拐,女孩子跳格、跳皮筋、踢口袋、弹子儿。男孩女孩有时也会一起玩,如藏猫猫之类。这些游戏伴随着他们度过童年和少年,是他们心中美好的记忆。

节令是儿时留下记忆最多的时刻。农村生活单调而乏味,幸好古来留下了各种节令。节令留给小孩最深刻的记忆是各种好吃的东西。正月十五炖猪头、三月初十蒸鸡蛋、五月节包粽子、八月节吃月饼、腊月初八煮腊八粥、大年三十包饺子……节日是孩子们心中的盼头。

不知不觉到了怀旧的年龄。儿时记忆不时闪现,记忆又总是那样美好。可能是那时味觉好,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吃;可能是那时有梦想,对生活总是充满期望。宝贵这些图文勾起了我许多儿时记忆,所以有了上面这些感慨。相信在农村长大的同龄人都会有同感。

深深眷恋(自序)



我老家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。用照片述说我们村东头父老乡亲这个念头缘于一次偶然机会的拍摄。

有一年暑假回老家,正赶上我们村东头有户人家摆宴席庆贺喜事,一打听才知道是这家媳妇生儿子了。我上前抓拍了几个场面,见老舅(我母亲的表弟)帮厨,就拍了几张他的特写。

日后给老舅送照片时,他非常高兴,还让我给他拍了几张“标准照”。

由此我联想到,村东头上了年岁的人陆续远离这个小山村并且永远地离开了。早些时候,我还不会照相,而当我会照相时,也有几位先后“走”了。现在想来很遗憾,怎么没为他们留影呢?

我要为父老乡亲们照相,用镜头留住他们——留给他们的子孙,也留给我自己。

于是,我开始了拍摄,先从老一辈开始,然后是我同辈人,再后是孩子们……

我拍了很多镜头。于是,乡情、亲情、友情不断地感动着我……

我又把以前拍摄的照片作了梳理,于是,一件件往事浮现在眼前,让我兴奋,让我感动;于是,浓浓的乡情、亲情和友情再次让我陶醉……

至于我为何如此陶醉,或许跟我的出身有关。

我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。离开家乡几十年,内心依然是深深的故乡情结。不论什么季节,只要回老家,见到家乡的那片田野,那条小河,还有那座山,就无比亲切。不管田野是绿的还是黄的,不管是小河流水还是残雪覆沙,不管那座不高的山上槐花飘香还是白雪皑皑……只要双脚踏过就神情气爽。

于是,我回到老家,端起相机时,镜头里就充盈着美妙的感情。

我把拍摄对象集中在我们村东头,也就是以前我们第四生产队(我们村共三个自然屯,我们屯那时共分三个生产队,我们第四生产队在村东头)。这么做,一是我对这里非常熟悉非常亲近。几十年来,我虽工作在外地,可是和乡亲们的接触交流从没有中断过,这样拍起来相对自然些。二是我带着感恩情怀来拍摄。进入我镜头的,对我们家从长辈到我本人都或多或少有过帮助,有的是在我没出生时就对奶奶有救助之恩。奶奶曾跟我讲述过,父亲也讲述过,长辈们不忘,我自然会铭记在心。三是拍摄同龄人和孩子们,拍摄时令和习俗,这无疑勾起了我对儿时的美好回忆。

我也拍了不少生我养我的小山村的风景,那片白杨林,那条小河,日渐干涸却仍记录着我儿时欢乐的村东池塘……这里的人,这里的景,让我永远深深眷恋。

目 录

序言	1 - 2
自序	1
看着我长大的乡亲们	1 - 34
和我一同长大的伙伴们	35 - 55
这里有我儿时梦	56 - 68
给我挚爱的亲人们	69 - 119
滋养我生命的时令与习俗	120 - 152
跋	153
留在记忆深处	154 - 159



看着我长大的乡亲们



在村里,我们家与左邻右舍都沾亲带故。当然,看着我长大的乡亲们中,不一定是我的长辈。所以,文中除了“大爷大妈、老舅、大叔”,也有“大哥大嫂”等。

自从我呱呱坠地来到这个小山村,乡亲们就投来关注的目光,因为我是王家我这一辈中第一个男孩。我长大以后,走出村子去求学、参加工作,乡亲们关注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我。他们关注着我远行的背影,关注着我回村里时的幸福微笑,也关注着我跟不上潮流的服饰,并在会心一笑中透出赞许的目光。这又总会令我心头暖融融,更觉得乡亲们可亲又可敬。

打我记事儿起,邻居大妈大婶就经常夸我“懂事儿”“不跟孩子们打架”。这种夸奖让我逐渐品尝到被关注的甜蜜,然而,“不打架”的夸奖也让我吃尽了苦头。其实,小孩儿哪有不打架的?我担着“不打架”的美名儿,打架不还手的时候多,也就免不了常常挨打。

三叔二大爷对我“长大准会有出息”的鼓励与期待,让我渐长自信,也一直很努力。

小学三年级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好像没经谁动员,我会同两个同学做起义务宣传员,用粉笔在乡亲们家门口水泥抹成的小黑板上抄写毛主席语录。我们挨门逐户地写,几乎每次都是我执笔,另两个同学的谦让倒鼓励了我的自信,他俩就干些搬板凳(我们个儿矮)、擦黑板的“打下手”活儿。那个时期,我练了一手工整的粉笔字,加上经常练钢笔字,培养了书写兴趣,还从乡亲们的赞扬声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,也就进一步增强了自信。

乡亲们的关注、赞许和鼓励,并由此逐渐培养成的自信,对我的成长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。多少年以后回忆往事,我对乡亲们充满无限的感激和深深的敬意。



这位老人,人称“老三太太”,我叫三舅妈。在我几时的记忆里,老人家还有个“老浪太太”的雅号,是赞其爱美之意。你看,我为她照相,老人家一边开心地笑着,一边梳理起满头白发。以后,我永远见不到老人家的笑容了。



暑假期间,我正背着相机在村里转悠,发现村口有两位老人在纳凉,我迅速调整光圈抓拍了这个镜头。左边是史家二舅妈,右边是史家六舅妈。





父亲（右一）和他的老伙伴们在我家大门口槐树下纳凉。左一为李家大爷，左二为史家四哥。



史恩吉大哥在村南小河的壕坝上纳凉,此时光线并不理想,可大哥的装束和悠闲的神情吸引了我。因大哥耳朵背,我高喊一声:“大哥,往这看!”大哥很配合地一笑,我按下了快门。



史恩庆二哥和我父亲是忘年交，二〇一三年正月前来为我老母亲祝寿。二哥快进屋了，我才发现，未及调整好光圈就按下了快门。

开豆腐坊的老舅



老舅是我母亲的亲表弟。他是我二姨姥(姥姥的姐姐)的老儿子。二姨姥的三个儿子都与我们同一个村子。大舅已亡故。大舅是村里很有威望的人,与我父亲相处很好。老人家生前逝后都令我充满感激之情和深深的敬意。可惜他在世时我还没学会照相,现在也很难见到他的影像了。

在这支亲属中,老舅热心厚道,也最认亲。我对大舅的感激和敬重很自然地推移到老舅身上。

我对老舅的敬重和感激还与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说的一句话有关。

当时身为生产队长的二舅为显示自己的“革命性”,竟跟我父亲搞阶级斗争,母亲气得直骂。不管怎么说,这也是亲表姐、亲表姐夫呀!但那时有个说法“亲不亲线上分”,疯狂的岁月,人性扭曲。生产队长显然把我父亲划到“另一条线”上去了。而我大舅对这种亲戚之间的“阶级斗争”却置之不理。我对大舅的敬意曾一度消解。而此时,老舅说了一句令我永远感动的话:“不管怎么说,我们(指他们兄弟跟我父亲母亲之间)是实在亲戚呀!”(意思是,实在亲戚之间怎么能“斗争”呢?)老舅表示出不满却无力去阻止他的二哥,只能在行动上同往常一样与我父亲接近和交往。

当风雨过后,二舅曾不言不语地用行动向我父亲表示歉意,父母亲都很善良,是否从心里原谅了他不得而知,反正日后仍在按亲戚的礼数往来着,两家大事小情都互相随礼。

我是怀着敬意拍摄老舅的。

给老舅拍照开始于那次村里的喜宴上。那是无意中抓拍的几

张特写。日后我将照片送给老舅时,他非常高兴,因为从来没人给他在家门口照过相,况且还是大彩照。在我老家,当时还没有谁不花钱就能在家门口照相的。老舅高兴是自然的。

后来,我又在不同环境下,为老舅拍了一些照片。一次,老舅穿得很整洁,对我说:“给我照张标准照,也许日后有用。”我明白老舅说的意思,赶忙支开了老舅的话茬。不过,我还是用心地为老舅拍了“标准照”(没想到,两年之后,这张“标准照”竟真成了老舅的遗像)。

当我逐渐形成父老乡亲主题拍摄的想法之后,对老舅的拍摄也带有了专题性质。老舅开豆腐坊,他为人厚道,做事实在,所以他做的豆腐也就非常受欢迎。左邻右舍常常到老舅家提前预约,晚了就买不到。我的朋友、同学、同事到我老家串门,我每次都叮嘱母亲一定提前跟老舅预约做水豆腐。招待客人的主打菜就是水豆腐。客人吃完老舅做的水豆腐都赞不绝口,说吃到了真正的“辽西水豆腐”,有的回城后还满口余香地向周围的朋友炫耀哩。

其实,老舅做水豆腐已经对传统做法进行了改良。以前是毛驴拉石磨磨豆浆,现在是电磨豆浆机打豆浆。以前石磨磨完豆浆要用豆腐包(细纱布)过滤,让豆浆和豆渣分离。现在,电闸一推,不消几分钟,十几斤的豆子就打出来并同时过滤完毕。吃水豆腐再不像以前那样费时费力了。

不过,在我看来,这样做出来的水豆腐还不够原汁原味。后来我四处寻找,终于在外村拍摄到了原汁原味的水豆腐。(见《滋养我生命的时令与习俗》一章中的《杀猪 淘米 做豆腐》)